

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摩演出大会

川剧·高腔

心丹浪急



四川省观摩演出团 1965.9.成都

第一場 搶 雨

1963年初秋。上午。

嘉陵江上游白龙滩附近。

〔在豪放而欢快的《嘉陵江号子》声中，大幕慢慢拉开：天高气爽，江山如画。远处，梯田层叠，鑽架聳立；近处，高压綫塔，雄峙江岸。

〔九号船的拉船号子，由远而近。

周大刚 （内領唱）嘉陵江啊，好风光：

〔在雄壮而欢悅的号子合唱曲中，周大刚及众船工拉絳舞蹈上；紅生在最后，扶絳、拔絳，传話。合唱曲：

万櫓千帆連城乡；

綫塔横跨千层浪，

江水翻过万重崗；

深山鑽机响，

田野稻花香。

号子声，遍江上，

日日夜夜運輸忙。

〔合唱声中，周大刚及众船工拉絳舞蹈下；赵鎮江撑篙，何忠民掌舵，九号船逆水而上。

赵鎮江 駕长，白河水退得好快，白龙滩都現出筲箕背了。

何忠民 是呀，水一退漕口更窄了。老赵，注意下水船，先打个招呼。

赵鎮江 嗨，就怕碰到下水船。（撑船同下）

〔号子末句合唱声中，周大刚等二次舞上。絳籐驟紧，奋力拉滩。合唱曲中止。

周大刚 （突然望見）下水船！

江志勇 糟了，滩上漕口窄，过不了两个船！

刘世才 大刚，广元搶雨，我們分秒必爭。

周大刚 对，加把油，我們搶先过滩。

〔众人加劲拉滩，突然传来退船命令。

何忠民 （內声）呃呢，放！

周大刚 放？

何忠民 （內声）大刚，退船让漕。

江志勇 大刚，駕长在喊退船让漕。

刘世才 其实我們何必退，下水船还离那么远。

周大刚 （正合心意）对，拿上去再說。

众船工 呃，拿上去哟。

〔周大刚等仍加劲往前拉。

何忠民 （內大声地）周大刚！（音乐停）

〔众船工聞声掉头。紅生急上。

紅 生 （低声凑近）周叔叔，爸爸都冒火了！

周大刚 （无可奈何地）好嘛，退嘛。（向众船工）放！

〔周大刚領头，众船工松掉搭膊儿，望見船退；再拴好絳繩。

周大刚 紅生，不要紧，等下我会給你爸爸說清楚。他喊退船我們还在拉，还不是想搶先一步拿上去，免得又有耽擱。

江志勇 一趟逆水千多里，上下船只这么多，哪里又沒得一点耽擱。

周大刚 你說得撇脫。（唱《梭梭崗》）

我們船广元搶雨赶洪水，
要搶运化肥农葯一大批。
一路在耽擱，还要把船退，
一想到時間紧心里就象針在錐。

江志勇 蓬安开航才十天就到了这里，还慢啦？

周大刚 （唱）这场雨就在这十天半月内，
赶不上就要等到明年打春雷。

江志勇 （唱）赶到了广元如果不下雨，
支农物资也运不回。
老駕长不会随便把船退，
退船必定有作为。——听他的话不得拐。

刘世才 拐倒不得拐。鼓了一包子劲，等下还要重来。

周大刚 你嫌劲鼓多了，我还嫌劲沒鼓够哩！要不然啦，随随便便，早就給它拿上去了。

〔赵鎮江暗上。〕

赵鎮江 那不当真成了自由主义了？

紅 生 赵叔叔。

江志勇 副駕长，咋个跑上坡来了？

赵鎮江 来等船。紅生，你也帮倒注意下水船。

刘世才 还要等船？今天又喊莫事了。

周大刚 副駕长，我有意見！（唱）

九号船从来未掉队，

赶任务你们也在催，
让漕还等船，更把时间费，
到广元日期不能一再往后推。

赵镇江 （唱）老驾长凡事会考虑，
你只会埋起脑壳往前追，
抢漕口不怕把脑壳碰“髓”，
他喊“放”你不听还意见一大堆。

周大刚 来船还没摆，咋会碰脑壳。我们若是抢先过了滩，
照样让了漕，那要节省好多时间；现在退船重来，又要
耽擱好多时间！

赵镇江 我说不赢你，（唱）有意见你向驾长提。

周大刚 （唱）就要提！

〔周大刚拔腿就走，恰与何忠民对碰。〕

何忠民 （沉不住气）要打雷你才听得见哇！（稍停）大刚，
随时跟你说：头绛头绛，眼观四面。

周大刚 （不服气地）未必还有啥子看漏了。

红 生 （望见来船）爸爸，下水船来了，

何忠民 （立即转向江边，大声招呼）喂喂，下水船，下水
船，放滩注意：滩漕有变，……

周大刚 （意外。关心地）什么！滩漕有变？

何忠民 （继续）滩漕有变，航标够位，……

江志勇 （擂周一拳）还说没看漏，黑靶在哪里？

周大刚 冲不见啦？（自责地）嗨，刚才我们咋没注意到！

何忠民 喂喂，下水船，靠紧红靶，莫走正漕。

内 应 听见了，靠紧红靶，不走正漕。

〔号子声近，众人聚精会神望着来船。

赵鎮江 （耽心地）着，船打埋头了！……

何忠民 （吃惊地急呼）呃，呃，挂南岸，挂南岸；对，左满舵。对，再往左边来。

赵鎮江 啊，对囉！

〔周大刚带头帮着下水船吼起号子来。稍顷。

内 声 九号船，劳为你们囉！

〔号子声远去，众人松了一口气。

赵鎮江 好危险！

江志勇 水浅漕窄，航标又冲起跑了，幸好……

刘世才 幸好駕长精細。我們只晓得赶路。

何忠民 路是要赶，大家多受点累，赶紧走，把刚才这点耽攔补起来。

众船工 莫問題。

周大刚 （向众）同志们，拉过白龙滩，犹如到广元，我們加把油，决不誤时间。走。

何忠民 大刚，再打不得埋头了。到了滩口上，記倒通知杜滩师，快把这里航标安起。

紅 生 爸爸，让我去通知。（走）

赵鎮江 （突然望見）嘿，那不是杜滩师。

〔杜滩师上。

紅 生 杜伯伯，你好。

杜滩师 呸，才是你娃！（笑向何）老伙計，給你們九号船道喜，添了一个小船工。

何忠民 （也玩笑似地）他还不够格。是趁学校放暑假，文

秀要他上船来鍛炼下子。

杜滩师 哈哈，鍛炼？紅生，这行船走水三分险，你怕不怕？

紅 生 不怕。人家张書記給我媽說的：多受点风吹雨打，才免得变成个面娃娃。

杜滩师 对的。看我活了六十八，河风越吹越硬扎。

何忠民 老伙計，这里黑靶冲不見了。

杜滩师 早就电话通知航管站了，馬上就来安。

何忠民 量你也不会打梦脚。（向周）大刚，准备走。

杜滩师 （也更加风趣）呢呢呢，不忙，不忙啊。

周大刚 还不忙，我們何駕长都帮你当了半天的义务滩师了。

杜滩师 （唱《梭梭崗》一字）

紅旗船义务滩师当之无愧，

这些事积极性正好發揮。

何忠民 老伙計，有事就快說，我們任务紧。

杜滩师 （唱）星光社后面还有船一对，

两只重载被包围。

众 人 包围？

杜滩师 （唱。轉二流）

任务急等不到大雨涨洪水，

他們估計白河陣雨能返回。

白河水原本易涨也易退，

滩口上現出刀稜，礁石成堆。

何忠民 他們船好大的吨位呀？

杜滩师 两个船装了一百三十吨，吃水二尺八。

何忠民 （考虑着）滩上最深才二尺挂零。

周大刚 哎呀，过不了，快喊他们停船！

杜滩师 （唱）船倒已停靠沱湾内，
要想等大雨，又还未打雷。

赵镇江 咋能靠天等雨，赶快提驳。

杜滩师 （唱）有驳船何须跑来再多咀，
赶任务谁愿带驳船把包袱背。

何忠民 他们装的啥？

杜滩师 （唱）农村里提灌机械多宝贵，
安装水电站，等着他们赶运回。

何忠民 老赵，（唱）是机器，上下方便倒还对，
我们来详细计算估个堆。（二人商量）

江志勇 杜滩师，除了提驳，硬是莫法过滩？

杜滩师 （唱）过不了，是小事，水还在退，
船一旦搁了浅插翅难飞。

周大刚 火都烧到眉毛了，还不快去“搬兵求救”。

杜滩师 不为搬兵求救，我跑来冲壳子呀。

何忠民 是呀，事情是明摆起在：船重水浅，不提驳便过不了滩，还谨防把船搁漏，要提驳，这里只有我们才是空船。大家看，咋个办呢？

众船工 我们去提驳。

杜滩师 对的！莫得这点神机妙算，我就不得跑这一趟。
（走）

周大刚 杜滩师，这回不比往回，我们……

何忠民 （向杜）我们也在争分夺秒抢时间，你要抓紧点

啊。

杜滩师 我已喊他們准备好了。（急下）

周大刚 （还欲阻拦）杜滩师，杜滩师，……

何忠民 还喊啥。是該帮別个出把力嘛。

周大刚 我又沒說不該。駕长，那还到不到广元？

何忠民 哪个說不到广元？

周大刚 气象預报，明后天就会有大雨。

何忠民 看这天气，今天总还下不下来。

周大刚 这回不比往回，我們任务紧急。

何忠民 人家船也是装的支农物资。

周大刚 错过时机，我們船就回不去。

何忠民 错过今天，人家船就走不了。

周大刚 人家，人家！（唱前腔二流）

张书记亲自主持启航会，

望我們搶上大雨运化肥。

赵鎮江 （唱）照指示搶雨赶路未歇腿，

纵耽擱在加快脚步跑如吹。

刘世才 （唱）就是怕错过最后这河水，

眼睁睁船大水小难返回。

江志勇 （唱）不提駁，眼看江水在猛退，

人家的船也开不回。

周大刚 （唱）顾人家，自家的任务就无所谓？

张书记指示，休当河风耳边吹。

何忠民 自家？你呀，你呀！（語重心长。唱《紅衲袄》二流）

张书记望赶洪水说得对，
也常说要与集体共安危，
任务急，我们时间确实宝贵，
千百万社员在望化肥。（转快）
抢时间，总不能指挥让漕也不听？
赶任务，怎能忘记航标好比指路碑？
兄弟船重载遇浅水，
又怎能不帮别人解困危？（转慢）
曾记得年初运粮渠河咀，
我们也船重水浅难返回。
想当时心里啥滋味？

到后来顺利到达，如期返航，得旗受奖都靠谁？

赵镇江 还是全靠人家火花二零五号船，帮我们提驳过滩。

何忠民 对！大刚啊，（唱）

你平时遇难抢先多干脆，
响鼓难道还用重锤？

〔江志勇向周低语。

周大刚 （心服口不服）我晓得。（唱）

老驾长，你知我不是怕劳累，
一着急，碰倒弯弯就转不回。
话说明就不再把唇舌费，
未必然我还会打缩脚锤。

赵镇江 这就对囉。其实，驾长刚才跟我计算了一下，就是
帮他们提了驳，也不会耽误我们明天按时赶到广元。

何忠民 你呀，就是有时打不开这点转转。好啦好啦，早去

早走，开船。（与赵同下）

周大刚 （向船工）摸倒嘛。

刘世才 我还有点想不通。

周大刚 不通还是要干。早点提驳早点走，快！

〔周大刚正埋头理辖。杜滩师嚷着，与一群公社社员拥上。

杜滩师 大刚，大刚，……

周大刚 哎呀，还有啥事！

杜滩师 公社社员来帮忙。

社员甲 我们正在坡上做活路，杜滩师说你们要帮别人提驳，我们就来帮你们拉滩。

周大刚 （不知所措）哎哎那咋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社员乙 你这个同志还见外？

周大刚 实意要帮忙，就去帮倒抬机器好不好？

社员甲 好。社员同志们，抬机器，走。

红生 杜伯伯，我也去一个。

社员甲乙 嘿，还有个红领巾！（挽红生下）

〔杜滩师与其余社员同下。

何忠民 （内声）大刚，拽！

周大刚 拽起。（拉）呃，拿下来哟。

〔号子伴唱中，周大刚等吃力地拉滩。舞蹈。好不容易，拉上了白龙滩。

何忠民 （内声）掌桅。

周大刚 （与众船工松辖后）嘿，拉过白龙滩了！

〔号子伴唱中，周大刚等欢快地拉纤同舞下；赵镇江等二次撑船同上。

赵镇江 驾长，快看，那么多人来帮忙。

何忠民 你也快加油嘛。

〔号子伴唱中，赵镇江等撑船同下。

〔号子伴唱中，晚霞满天；周大刚等第三次拉纤舞蹈过场。
——关中幕。

第二场 封 渡

三天后。上午。

广元港码头。嘉陵江洪水暴涨，塔山湾大船云集。
雨刚住点，尚未放晴

〔中幕开。杜滩师背草帽上。

杜滩师 （唱《山楂子》）

连日雨不断，

水大难行船。

白龙滩，水猛滩更险，

汇报滩情来广元。

方才去过了航管站；

何忠民约我来到塔山湾。——老何，……

〔驾长甲、乙迎上。

驾长乙 我怕是哪个，才得杜滩师咧。

驾长甲 何驾长不在船上，老赵说他，天一亮就不见人了。

杜滩师 还没有回来？跑不掉的。走走走，到他船上去等他。（欲走）

駕长甲 老伙計，人家讀了报，正在討論。

杜滩师 我是說嘛，你們身为駕长，大水天咋不在自己船上守倒，原来是跑来参加学习。

駕长乙 我們是来找何駕长商量开航的事，看今天能不能走。

杜滩师 走？几十年沒見過的大水，迁都迁到了，着啥急嘛。

駕长甲 你倒不着急啊。

杜滩师 哦，我連更宵夜，赶来給航管站汇报滩情，我还不着急？

駕长甲 这才是正經話。快幫我們摆下滩情。

杜滩师 有啥摆头，一句話归总：水猛滩險走不成。你們就安安心心地等几天？

駕长乙 几天？半天也等不得了。还是何駕长昨天看得准，雨脚不寬，两天三天。果然今早晨一下子就停了。

杜滩师 停了又哪个？又不是吃了豹子胆，未必雨停就想走？

駕长乙 当然啦。何駕长昨天說的：只要今天雨停了，就能爭取早些走。

杜滩师（大惊）啥子？他会这么說？

駕长乙 哪个还哄你。

杜滩师 （还不相信。問甲）当真是他說的？

駕长甲 是老何說的。

杜滩师 （激动）我要去找他！（車身就走）

駕长甲 （急忙拦住）呃呃老伙計，你做啥呵？

杜滩师 何忠民素来謹慎，这回簡直是乱来嘛！（急下）

駕长乙 杜滩师，杜滩师。（与駕长甲追下）

〔何忠民高兴地回来。〕

何忠民 （唱前腔）船到广元三昼夜，

果然大雨不停歇，

山洪齐傾泻，

水涨江面闊。

化肥农药儼装满，

封渡扎雨暫停泊。

电话通回社，

领导甚关切：

特大洪水非寻常，

要我們爭取主动，想对策。

〔赵鎮江急上。〕

赵鎮江 哎呀，你跑得早飯都沒有吃，……

何忠民 他們还在船上讀报？

赵鎮江 你昨天买回来那些报，連那上头登的雷鋒日記，今早晨都讀完了。雨一停，紅生他們就来找你来了。唐駕长他們刚才也来过，找你打听好久走，沒有碰到？

何忠民 嗨，我又去找他們，错过了。

赵鎮江 紅生也沒有找到你？

何忠民 沒有哇！

赵鎮江 他早飯都沒回来吃呵！

何忠民 啊，哪去了？

赵鎮江 我还給他打过招呼：不要乱跑。（耽心地）洪水天，我太大意了！

何忠民 他朝哪条路走的？

〔江志勇上。〕

赵鎮江 江志勇，紅生沒有跟你一路？

江志勇 刚才是一路。（向何）駕长，（念）我們来找你，碰到有个船，拴船的掏绳被冲掉，幸好紅生的眼睛尖，一发现就呼喊，惊动了守船的同志跳下水，抓住了掏绳才沒有冲跑船。好危险呀好危险。

何忠民 紅生呢？

江志勇 他跟刘世才一路。他們还没轉来？

赵鎮江 轉来啥。快去找，快去找！

〔江志勇急下。刘世才上。〕

赵鎮江 刘世才，紅生呢？

刘世才 紅生真是紅領巾。碼頭上雨停活路多，他見啥干啥，搵不起的貨就跟大刚两个抬。

赵鎮江 你們都不长脑筋，水正猛涨，快去找！

刘世才 我还以为他們回来了。（急下）

赵鎮江 我們也分头去找。（急下）

〔何忠民欲下。紅生背着书包自另一方回来。〕

紅生 （欲喊。却虎地翻到背上去）爸爸！

何忠民 嗨！（松了口气。放他下来）叔叔們急得到处找你，你还像沒得事一样。（察看手脚）

紅生 你說的，我是紅領巾，該做的事，見到了就要做。

何忠民 好事是該多干。你人小，水又涨得这么大，不想一

想，你媽在屋頭好耽心你呵！

紅 生 耽心我？还耽心你咧。临走，媽說了又說，你肩膀上有残疾，下雨天要痛，碰上节气也要痛。張書記送你這瓶虎骨酒，媽交給我，攞了廣元，要我經佑你吃。（從書包里取出藥酒）你看，這幾晚黑大雷大雨，你痛得那麼厲害，也才吃了一點點兒。二天回去，媽問倒我咋個說嘛！

何忠民 （更有感觸）唉，是呀，張書記多關心爸爸，你媽媽也想得周到。這酒……

紅 生 今天就要吃完。

何忠民 等下你杜伯伯要來吃飯，我跟他一起喝，也免得另外打酒。

紅 生 我去等杜伯伯。（欲下）

〔趙鎮江上，碰見紅生。周大剛隨上。

趙鎮江 紅生，你娃娃硬是操出來了。

〔紅生急下。

周大剛 駕長，唐駕長他們說，你答應只要今天雨停了，就能爭取早些走哇？

趙鎮江 唉？（向何）老何，咋能許這個口？

何忠民 我正打算跟你商量。

趙鎮江 張書記今早晨來電話，還在喊拿穩當點呵。

何忠民 要我們把穩行事，也要我們搶水返航。他聽說廣元港囤起好幾百只船，也很着急。

趙鎮江 所以說，“把穩行事”最要紧，這不是一兩個船的事。

周大刚 啥子？“搶水返航”才最要紧。你沒去打听一下，
哪个船不是任务紧急。

赵鎮江 打听过了。人家都沒走，我們决不能走！

周大刚 乘头不乘尾呵。我們的船，吃水三尺几，这八九十
吨化肥农葯，不乘洪头开回去，未必攔在干坎上等明年
发春水？

赵鎮江 我說不贏你，你各人看嘛，（唱《园林好》）

上河滩凶水性野，
浪头好似刀剑劈。
危险水位少去惹，
你不要甚么事情都不信邪。

周大刚 （唱）洪水休想把路塞，
九号船完成任务最坚决。
水凶还是水，紅生都懂得，
你休要胆小惧怯，
这才是船工好气魄。

何忠民 （向周。唱）把稳行事最要紧，
（向赵。唱）也还要搶水返航想对策。
三月桃杏四月李，
我們栽花就为把果結。

周大刚 对囉，栽花为結果，我們提前赶到广元，还不是为
了按时赶回蓬安。雨都停了，未必今天还不該走？

赵、何 今天？

〔杜滩师与駕长甲、乙先后上。

杜滩师 老何，你素来謹慎，这回咋要乱来！